

回 头 看 它 是 否 就 在 你 身 后 ……

最后那只手

铁马 著

医院里的恐怖故事，
传说中的停尸房、尸池、
标本大楼、解剖教室……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后那只手

铁马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那只手/铁马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-5039-2832-8

I. 最… II. 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3244 号

最后那只手

作 者 铁马

责任编辑 李恩祥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9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90 千

书 号 ISBN 7-5039-2832-8/I · 1282

定 价 16.80 元

CONTENTS

目 录

编辑手记 / 1

引子 手术室 / 5

第一章 回忆中的手 / 13

第二章 断手 / 27

第三章 涂红色指甲油的手 / 39

第四章 路灯下的手 / 61

第五章 戴袖套的手 / 75

第六章 墓地的手 / 97

第七章 标本室里的手 / 119

第八章 电梯里的手 / 137

第九章 最后那只手 / 151

读者评论 / 165

编辑手记

最
后
那
只
手

今年年初，我爱人在网上看了一篇小说，吓得晚上睡觉不敢关灯，我让她讲来听听，她说，一个外科医生在公寓里用很专业的手段杀死了女朋友，用小小的手术刀分尸，突然停电了，医生眼前漆黑一片，等到再来电，他发现女尸的一只手不见了，他把家具翻了个遍，最后确信这只手已不在公寓里，后来，尸体的其余部分被他深埋了，唯有这只手留在世上与他纠缠不休，他罪恶的行径最终受到了法律之外的严惩…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：医生埋完尸回到公寓，发现地板上、墙裙上布满了诅咒的血字，这些字只写到墙裙，而墙上干净的，医生想了想，忽然明白，一只断手只能爬到墙裙那么高。

我在网上找到这篇题为《最后那只手》的小说，在Google的搜索引擎里居然有八十多万个链接，很多网友转载它时冠以“最厉害的鬼故事”的称号。我一口气读完，发

现它其实不是鬼故事，而是精心构思的心理悬疑小说，真相大白之后才知道，根本没有鬼，一切怪事都是人搞出来的，罪孽深重的医生受到的惩罚并非来自神灵，而是来自于人。

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部伪装得很巧妙的现实主义小说，某些场景的真实与残酷，堪与莫言的《檀香刑》媲美，而整个故事又是匠心独运的。它的伪装是“鬼故事”，于是它被收入恐怖小说“哆嗦”书系出版。从恐怖小说的角度来看，《最后那只手》属于“心理恐怖”而非“神秘恐怖”，它的恐怖来自人物罪孽深重的心灵，而非虚构的鬼魂。如果一个男人杀了一个怀孕的女人，那女人怀的又是他的孩子，而且他在分尸时看见了自己的骨肉，那一刻扎在他心中的负罪感，足以使他余生中到处见鬼。

我找到作者，请他将这个短篇扩写为可以出版的篇幅。两个多月后，扩写稿发来了，添加了医院、医学院里的很多事，原有的情节也更丰满。作者自己就是医生，写起这些来得心应手。医院的停尸房、尸池、解剖台、标本室……这些字眼光是听听就够瘆人的了，何况作者写得那么淋漓尽致。我们对死亡既恐惧又一无所知，我们对于经常处理死亡问题的医生、护士、医学院教师和学生、人体器官标本室的管理人员以及停尸房护工的生活也是好奇的。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关于那个白色世界的小故事在流传，进入我们茶余饭后的闲聊，今天又来了一位医生，给

我们讲一个长长的、要吓就吓个过瘾的段子。世界上有很多医生，但是他们不肯讲这样的故事，世界上还有很多作家，但是他们不会讲这样的故事。幸而我们遇到了一个人，他既是医生又会写小说，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想象力，陪我们玩心跳。

《最后那只手》在网上流传的有三万字，现在已扩写为八万字，扩写版在网上尚未出现。感谢91文学网在本书出版时给予的支持！

夏芒

2005年6月

最后那只手

引子： 手术室

最
后
那
只
手

夜里11点，普外科值班室，年轻的主治医师马恋晴正在填写病历，他不到三十岁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样子很斯文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。他接起电话，听见刚刚下楼买夜宵的许建华医生的喊声：

“马上让手术室做好准备，有一名急救病人需要马上手术！”

马医生立刻通知手术室。不一会儿，许建华用手术车把病人推上来了。病人的头被一块白布完全蒙了起来，这块布被血染透了。马医生迎上前去，帮着推手术车上手术台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许建华说：“车祸，我刚刚走到医院门口，正巧赶上了。只有你能做这台手术。”

马医生准备揭开白布看看，许建华制止道：“别揭！”

马医生问：“很严重？我不看清楚情况怎么处理病

人？”

许建华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液，说：“是很可怕。你自己看吧。”

马医生将白布揭开一角，那是一个怎样的病人啊，从额头到胸口，全是血肉模糊的一团烂肉，鼻子没有了，脸上的肌肉附在骨头上，完全暴露在空气中，两个布满血丝的眼球好像快要 from 眼窝里掉出来了，胸口有些地方深可见骨。马医生马上合上白布，头皮发麻，这幅恐怖的面孔让他看一眼就忘不了，他就是做过那样多噩梦，还从来没见过这般可怕的脸。他问：“怎么会弄成这样子的？”

“他骑单车，快速从路口冲过，”许建华说，“一辆卡车从另一方开来，他快避过卡车时，单车突然滑倒了，他本人直接到了卡车下面。”许建华拍着自己的头顶，“卡车的后档挂住了他的头顶，车速很快，将他的头皮，连同整个面部皮肤，全都刮掉了，一直刮到胸口。当时我就在医院门口，亲眼看见这一幕。”

马医生：“肇事车呢？”

许建华：“跑了，我没顾得上看车牌，直接把伤者接到医院来了。现在大面积出血，必须马上手术止血。”

马医生为了确定伤者伤势，不得已再次掀开白布。他看着伤情，问许建华：“还活着？”

许建华：“时间这么短，应该还活着。”

这时，手术车中的人突然醒了，那两个眼球在眼眶里

转动，直勾勾地盯着马医生，使他毛骨悚然。在强烈的求生欲和巨大的疼痛下，那人突然死死抓住马医生的手，他想对医生说什么，但是说不出话来，只有喉咙里“嗬嗬”地响着，血不停地渗出来。许建华安慰伤者：“别担心，你会没事的，这位马医生，是我们医院里外科技术最好的，我们马上为你止血清创，然后再想办法植皮，生肌促愈合。你就当是睡了一觉，明天早上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”

那人听懂了许建华的话，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马医生身上。他以感激的目光看着马医生，但是他的目光，已经不能用“瞪”这个词来形容了，没有眼皮的眼睛，完全就是两个球，全是血丝的白眼仁，还有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珠。不知是痛苦还是别的原因，那人好像对马医生做了一个“笑”的表情，脸上红色肌肉收缩，染血的牙和牙床叩击在一起。最让马医生心颤的还是那双眼睛，这种只在鬼怪片里出现过的眼睛，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，那份惊骇不言而喻。他不敢多看，把白布给伤者盖上。但伤者情绪非常激动，将白布一把抓过，撕成碎条，扔在一旁，眼睛盯住马医生，嘴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吼叫声。马医生说：“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，你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的。”那血，顺着手术车，一路流淌过来。

终于到了手术室，马医生立刻就要做术前准备，许建华一把拉住他，叫道：“来不及了！带上手术手套，开始吧！止血你最拿手了，我做你助手。”

马医生问：“其他人呢？血浆准备好没有？麻醉师呢？”

许建华：“血浆正在做对比试验，麻醉师一分钟内赶到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有没有麻醉师也没关系吧？”

马医生：“没有麻醉师，疼都疼死他！”

两人将伤者推进手术室。器械护士一边开玩笑，一边打开一个新的手术包，但当她们看到这个从脸到胸口都没有皮肤的人时，全都尖叫起来。马医生骂道：“叫什么叫！你们只看器械，不看这人就是了。”他熟练地戴上手术手套，命令：“快，止血钳，三号，电气刀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！血压，液体，该做什么做什么啊！”他们的任务是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止住不断涌出的血。人要是失血达到百分之三十，就会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。

护士这才给伤者戴上生命体征监护仪，挂好葡萄糖水。这时，麻醉师也赶到了，胸外科、皮肤科的医生也赶到了，直接进行全身麻醉，胸外科主任负责气管插管、上呼吸机，皮肤科医生协助指出神经血管分布，马医生的主要工作是把那些正在渗血的大血管找出来，用止血钳钳住，用电气刀灼烧止血。血型配好了，伤者是O型血，输入全血。护士在一旁不断地报告：“血压100，70，心率50，脉搏49，呼吸15；血压95，60，心率45，脉搏45，呼吸14……”

马医生进行止血，许建华负责用电气刀电化，护士在

一边不断地给他们擦汗。马医生突然叫道：“盐水，需要清洗！盐水！”

渗血明显减少，在皮肤科医生的指引下，马医生逐一将出血的血管找到，将血止住。胸外科医生舒了口气，说：“气管插管已经完成，呼吸机装好了。”

麻醉师说：“麻醉剂开始起效。”

监护护士却说：“血压70，50，心率100，脉搏102，他不行了。”

马医生怀疑有内出血，因为大创面的出血已经不多，血浆正滴入患者体内。现在必须剖腹探查。

这时，院领导也赶来，向他们了解情况，许建华说：“必须剖腹探查。”

马医生对伤者进行了剖腹，不知为什么，开腹时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，他自己心里什么也没想，那手完全是自己在发抖。

还好，把腹腔打开了，可是腹腔内并没有大出血。那么，只剩下一种可能——胸腔大出血。胸外科医生说：“我来吧。电锯！”

“可是，没有准备开胸的手术包啊。”许建华说。

胸外科医生为难了：“没有电锯，怎么开胸？”

马医生说：“可以用手术刀开胸。”

“手术刀开胸？”在场的医生都愣了。还没听说国内外报道手术刀开胸的例子。胸腔外是肋骨，必须用电锯切开

肋骨，才能打开胸腔，肋骨毕竟是骨头，手术刀划皮肤可以，切骨头还没听说过。马医生说：“从肋骨与胸骨连接的软骨处下刀，先分离胸骨，然后看情况用手术刀切割需要切割的肋骨。”

这样的经验别人没有，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，用手术刀替人开过胸。

马医生熟练地分离肋间肌肉，避开神经，剔到肋软骨。刚开始都还挺顺利，可是开到一半时，他眼前的景象变了，明亮的手术灯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忽明忽暗的电灯，手术室的人和器械都消失了，周围是家具，马恋晴置身于一座单身公寓中，人们的说话声已消失，传到他耳朵里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，床上躺着的不是一个满脸血污的病人，而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，一个天生的尤物。

马恋晴面带微笑，流畅地操作着。从这根骨头开始拆，这一刀是这样下的，从软骨的这处分离，先是中间的第六肋骨，然后就好开了，从两边的肋骨挨个拆下去……真是一台完美的手术。胸腔完全被拆开了，是用手术刀拆开的，这恐怕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吧。接下来他想：“该取心脏和肺了。”他把手伸向那别别跳动的心脏，近了，更近了……突然，有人拍他的肩膀。

马恋晴魂飞魄散，随即清醒过来——是的，这是在手术室，不应该取患者的心脏和肺。

幻境消失，他又回到了白晃晃的手术室。许建华遗憾

地说：“他已经死了，虽然你的开胸手术做得很成功，但他支撑不了这么长时间。”

胸外科医生也拍着他的肩膀：“真有你的，这手技术跟谁学的？刚才看你做手术，简直就像在看表演。你的脸上充满自信，你的眼神就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真是庖丁解牛啊。”

马恋晴木讷地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：

“从来没有工作时出现幻觉的现象啊，已经隔了这么久，本来以为完全忘记了，可是没想到它却潜藏在内心深处，当同样的手术再次发生时，那一幕又重演了。它还在记忆里，从未离去过！”

第一章 回忆中的手

最
后
那
只
手